

问 径 集

刘礼堂

湖北人民出版社



问 径 集

刘礼堂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径集/刘礼堂.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7

ISBN 7-216-04313-8

I. 问…

II. 刘…

III. 中国—上古史—研究—文集

IV. K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3417 号

问径集

刘礼堂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65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0.62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16-04313-8/K·441

定价:26.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流域文化研究近几十年来蓬勃兴起,方兴未艾,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乃至莱茵河流域、波河流域的文化研究,都在丰厚积淀基础上,锐意精进。就中国而论,相对黄河流域文化研究而言,长江流域的文化研究起步较晚,而进展迅速,近年可谓渐入佳境。随着武汉、成都两地长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尤其是季羨林先生任总主编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的推出,标志着长江文化研究已跻身世界诸流域文化研究之林,成为其中一支劲旅。

一种学术的繁荣,总须天予和人成。长江文化研究能呈现云蒸霞蔚气象,当然是因为长江文化本身的丰富、深厚、富于特色,此为“天予”;同时也有赖于一批热心于斯的老中青学者矢志不渝的努力,此为“人成”,而刘礼堂博士就是构筑“人成”的青年才俊之一。

礼堂君探讨长江文化,有其独特的触角:其空间,集中于长江上中游地区;其时段,偏重于先秦和唐代;其考析领域,专注于民风民俗。苏洵《明论》云:“专于其所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精”。正由于他能锁定一个适当的研究目标,“于不疑处有疑”(张载《经学理窟·义理篇》),才有所创获。如对炎帝与神农的分合因由及其主要活动区域的考证,对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南方都市关系的探讨,对周昭王南征江汉地区有关史实的厘定,以及对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衣、食、住、行及佛道信仰习俗的考察等等,便是“专于其所及”

而获得的精见。至于学术观点的有得有失，见仁见智，想必已在作者和读者的意料之中。文集以“问径”名之，标示作者投石问路的虚心诚意。

《问径集》分为历史、考古、民俗之篇，是大略而言。其实，文集中绝大多数文章都采用了将传世文献、考古发现、民俗资料三者相互参验进而综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即史学界所谓“三重证据法”。它既体现了作者较为深厚的学力，也表现出作者较为严谨的学风，而这些，正是时下学界所应勉力坚守的。

欧阳修有言：“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薛简肃公文集序》）。笔者结识礼堂君已逾十年，相知渐深。礼堂君不但是一位敏而好学的史学研究者，而且是一位求真务实的行政管理者，可谓事业文章并行不悖，当然，其间的甘苦也可想而知：他的文章多是在繁重的党政工作之余完成的。正是以上缘由，加之我忝列《长江文化研究文库》副总主编兼“社会生活系列”主编，与礼堂君研习领域相关，所以，当礼堂君约我为他的第一部论文集作序时，便欣然命笔。以上卑之无甚高论，就教于礼堂并读者诸君。

冯天瑜 2005.4.5

撰于京都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一、历史篇

炎帝神农氏生地揭秘

——原始民族早期生息与劳作之地的个案剖析…………… 3

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的分合因由

——兼论远古传说变异与原始民族融合之关系…………… 12

试论楚对异族文化的吸收…………… 22

楚国历史文化与南方都市…………… 36

楚国历史文化与南方都市(续篇)…………… 51

简论秦国的人才开发…………… 64

论弘扬民族精神…………… 72

试论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农业税…………… 85

试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税…………… 101

论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的工商税及关税…………… 117

二、考古篇

新石器时代湖北地区的科学技术…………… 131

炎帝神农与中华文明…………… 143

关于周昭王南征江汉地区有关问题的探讨…………… 152

扬越地望考…………… 164

随州出土豫南古国铜器考述…………… 176

从《唐代墓志汇编》窥探唐代安史之乱后北人的南迁…………… 186

隋唐间长江上中游地区的丧葬习俗考·····	192
-----------------------	-----

三、民俗篇

唐代长江流域民俗文化散议·····	217
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 ·····	229
论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饮茶风习·····	245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间佛教信仰·····	257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生态社会背景·····	267
岁时节令与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间生活·····	284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服饰文化与民居方式的特征·····	313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饮食文化 ——以民间饮食中的主副食结构为例·····	323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间道教信仰·····	329

興隆寺山門七條

一
历
史
篇

炎帝神农氏生地揭秘

——原始民族早期生息与劳作之地的个案剖析

炎帝神农氏被后世尊为三皇之一。就现存文献资料可知,其当由炎帝与神农合二为一而成,秦汉以前,大致经历了共处、同尊、合并三个阶段^①。故此,在探讨其生地时宜将二者分开。至于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则另当别论。

一、神农生地

从大量的文献记载分析,神农生于烈山。神农别号烈山,对此,史家无异议。“烈山”始见于《国语》和《左传》,似乎比“神农”早出,或许是神农氏的古称^②。《国语·鲁语》记春秋初年鲁国大夫展禽的话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春秋末年晋国太史蔡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大约成书于战国或汉

① 刘礼堂:《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的分合因由》,《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② 刘玉堂:《〈神农〉作者考辨》,《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

初的《礼记·祭法》几乎全文引用了上述展禽的话，所不同的只是把“烈山氏”改为“厉山氏”，把“其子曰柱”改为“其子曰农”，以及将“夏之兴也”作“夏之衰也”。其原文为：“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对于《礼记·祭法》改“烈山氏”为“厉山氏”，东汉郑玄在注中作了说明。他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又《汉书·古今人表》作“神农氏”。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实际上，“烈”、“列”、“厉”三字上古均为月部来纽入声，王力拟音为[liat]^①，读音相同，故可通用。如《楚辞·招魂》“厉而不爽些”，王逸注：“厉，烈也。”《诗经》“垂带而厉”，郑玄注：“厉字当作烈。”汉《郊祀歌》“体容与，泄万里”，晋灼注：“泄，古列字。”师古注：“泄读与厉同。”可见，烈山氏、列山氏、厉山氏实为一人，其子柱或农即神农。烈山，很可能就是神农之先辈，也可说是第一代神农放火烧荒之地，或人以山名，或山以人名，总之神农起于烈山已无疑问。

那么，烈山在现今何处呢？对此，魏晋以降的文献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为论述方便，现援引如下：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潒水》记：“（赐）水源出古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井动。井今湮塞，遗迹仿佛存焉。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赐水西南流，入于潒，即厉水也。赐厉声相近，宜为厉水矣。一水出义乡西南入随，又注潒。潒水又南迳县，注安陆也。”这一条资料从整体上说明了随县即今随州北部的山川形势，展示了二水分流的整体方位，指出了赐水即厉水，赖乡、赖国即厉乡、厉国，赐、赖、厉声相近，

① 王力：《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故相通。这表明神农氏曾育于此,并活动于这一地区。

南朝刘宋盛弘之编撰的《荆州图记》,先是图佚,遂称为《荆州记》,后来全书失传。该书是古代一部重要的荆州地志,它记载的“神农生于厉乡”的传说和事迹,为后世诸书所征引。如南朝萧梁刘昭注释《后汉书·郡国志》时,在原文“随,西有断蛇丘”下即注曰:“古随国。即衔珠之蛇也。杜预曰:‘有赖亭’。《左传》僖公十五年,齐伐厉,在县北。《帝王世纪》曰:‘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是也’。《荆州记》曰:‘县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农所生。又有周回一顷二十亩地,外有九重堑,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动,即此地为神农社,年常祀之’。”唐代初年欧阳询和令狐德棻等人编纂的《艺文类聚》,唐代中期徐坚、张说等人撰写的《初学记》,北宋初期乐史主持编纂的《太平寰宇记》,北宋初期李昉主编的《太平御览》等著名典籍皆征引了《荆州记》关于神农生于随州厉山的记载。

唐代前期萧德言编纂的《括地志》记载:“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

唐代后期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志》记载:“随县,本汉旧县,属南阳郡。即随国城也,历代不改。……厉山,亦名烈山,在县北一百里。《礼记》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故曰厉山氏。”

北宋王存等主编的《元丰九域志》记载:“随州:神农庙,在厉乡村。”

南宋罗泌《路史》记载:“神农井在赖山(即厉山),旧说汲一井则八井皆动,人不敢触。今惟一穴,大木旁荫,即其处立社。”

上述记载无一例外地表明,神农生于厉山,厉山位于今随州北。神农生于随州厉山一说代代相传,众口一词,足证不谬。

二、炎帝生地

《国语·晋语》记：“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把这一条资料作为论定炎帝生地最早且最重要的证据，因之形成“姜水说”，并由“姜水说”衍生出“宝鸡说”或曰“岐山说”。其实，这条资料并不能作为“姜水说”的证据。其理由如下：

首先，主“姜水说”者以为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的“生”，指“出生”、“生育”。实际上，这里的“生”，却并非出生、生育的意思，而应理解为枝庶，后裔。也就是说，《国语·晋语》说的少典生黄帝、炎帝，是说黄炎都是少典的后裔，并不是说黄炎是少典之子^①。这一点汉贾逵、吴韦昭都作过解释。贾逵说：“少典，黄帝、炎帝之先”^②。韦昭说：“言先者，言二帝本所生出也，……谓其裔子耳。贾君得之”^③。

其次，主“姜水说”者不仅把“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的“生”理解为生育，而且把《国语·晋语》下文的“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中的“成”也理解为“生”，把“姬水”和“姜水”分别解释为黄帝和炎帝的具体出生地点。其思维逻辑是《国语·晋语》的第一句只是说黄帝、炎帝系何人所生，第二句才进一

① 徐扬杰：《炎帝神农氏在中国史前传说中的地位》，《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③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小组校注《国语·晋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步交待二者的具体出生地点。这种理解看上去似乎合乎逻辑，但实际上是对《国语·晋语》原文的误读。如上所言，第一句中的“生”并非出生、生育。那么，第二句中的“成”也不一定是指生于某地之“生”。对此，古人早已明识。如韦昭在为《国语·晋语》这段话作注说：“姬、姜，水名。成，谓所生长以成功也。”意思是黄、炎二帝分别生息、发展、壮大于姬、姜二水流域。此外，紧接其后的第二句下半句中“成而异德”之“成”，也可帮助我们理解前半句中“成”之涵义：所谓“成而异德”，显然是“长”而异德，而非“生”而异德。

由此可见，炎帝生于“姜水说”所赖以产生的依据并不能成立，“姜水说”无疑成为沙中之塔。而由“姜水说”衍生而来的“宝鸡说”或曰“岐山说”还有另一条重要佐证，这就是《水经注·渭水》：“岐山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然而，这则史料同样无助于“宝鸡说”或曰“岐山说”的成立。据有关学者研究，古代的岐水（姜水）即今漆水河，由旧武功东注入渭水。古代的汧水即今干河，由潘家湾北岸注入渭水。岐水、汧水皆自西北而东南，近乎平行，而两水入渭处东西相距约 80 公里，今宝鸡市在渭水以西，原姜氏城在岐山以东^①。显然，《水经注·渭水》的这条记载只能给“宝鸡说”或曰“岐山说”提供自相矛盾的证据。

三、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

虽说炎帝神农氏合一的史实形成于远古，但合一的观念至秦

^① 李汉伟：《炎帝生于随州传说考》，《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汉之际方才形成。最早提出炎帝神农氏生地的学者，是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郑玄根据《国语·鲁语》中展禽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蔡墨关于烈山氏及其子柱的言论，参之以秦汉之际炎帝与神农合一的定说，从而在为《礼记·祭法》的类似记载作注时，将厉山或曰烈山氏同炎帝视为一人：“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既然郑玄以为烈山氏（神农氏）同炎帝为一人，其生地也自然在一处。时隔不久，三国时吴韦昭率先响应郑说，他在为《国语·鲁语》展禽的话作注时说：“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记·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由于先秦典籍只有神农氏（烈山氏）生地的记载，未见炎帝生地的记载，以至郑玄、韦昭将炎帝神农合一后的生地定在烈山。

至西晋时期，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对炎帝神农氏的生地提出了两种看法。他一方面接受前述展禽、蔡墨以及郑玄和韦昭等人的见解，主张炎帝神农氏生于烈山：“炎帝神农氏，本起烈山，或时称。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①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国语·晋语》中胥臣臼季“炎帝以姜水成”说法的影响，对炎帝神农氏出生地的传说作了进一步的演绎：“炎帝神农氏，母有娇氏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因以氏焉”^②。《水经注》、《艺文类聚》、《初学记》、《通志》等典籍所引《帝王世纪》这则记载大致相同。《帝王世纪》的这则记载，提出两点见解，即炎帝神农氏生于“华阳”、“长于姜水”。其中“长于姜水”可说是对《国语·晋语》“以姜水成”的正确理解，此不复赘；而生于“华阳”，便是“华阳说”的由来。那么，华阳在今何处呢？据有关学者研究，《史记》中提到的作为地名的“华阳”共有三个，这就是：《赵世家》中赵武灵王进攻中山国时攻占的华阳；《韩世家》中秦败赵、魏于韩之华阳，亦即《白起王

① 李昉：《太平御览》卷78，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② 李昉：《太平御览》卷70，中华书局1960年版。

翦列传》中秦白起拔魏之华阳；《夏本纪》中“华阳黑水惟梁州”之华阳。其中第一个华阳据张守节《正义》是北岳恒山的别名，第二个华阳据张守节《正义》位于今河南密县境内，而这两个地方迄今未见关于炎帝神农氏出生的记载和传说。根据《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有关记载分析，第三个华阳应指华山以南地区，结合《史记·穰侯列传》中提到的“华阳君”和《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言及的“华阳夫人”，可以认为“华阳”应是秦国人或关中对华山以南包括楚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泛称^①。此说不无道理，只是略嫌笼统。我们认为，皇甫谧说的“华阳”大概指秦岭以南的汉水中上游地区，南朝宋至隋汉水上游的今陕西勉县曾侨置华阳郡和华阳县，或许与当地早有华阳地名有关。

那么，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究竟是“烈山”还是“华阳”？我们认为，神农氏与炎帝在先秦典籍中是先后出现的两个部落及其首领的称号，因而不可能同一生地。之所以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会出现“烈山”和“华阳”两说，前者或许是因神农生地而沾上了炎帝，后者则很可能是因炎帝生地而沾上了神农，《帝王世纪》两说并存也表明这一点。尽管《国语·晋语》中胥臣臼季只说“炎帝以姜水成”而未言及其生地，但从皇甫谧《帝王世纪》把炎帝神农氏生于“华阳”和“长于姜水”予以区别分析，他意向中的炎帝生地大概是“华阳”。我们也觉得，华阳为炎帝生地或许是《国语·晋语》中胥臣臼季的话所包含的信息。加之考虑到炎帝部落的发展壮大及其与神农氏合一的地域因素，炎帝生于华阳的可能性仍不宜完全排除。

总之，从历史文献记录的传说来看，炎帝诞生之地似乎是华阳占上风，神农诞生之地则是烈山居优势，由于五行学说将炎帝派定

^① 李汉伟：《炎帝生于随州传说考》，《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在南方,这就使“华阳说”釜底抽薪,而使“烈山说”锦上添花了。合二为一以后,华阳由炎帝而沾上了神农,烈山由神农而沾上了炎帝。可是,炎帝位于南方已成定论,因而“烈山说”比“华阳说”更理直气壮。况且,古代的厉国,莫都于随州的厉山(烈山),其公族为姜姓,无疑是正宗的炎帝苗裔。因此,如果一定要找出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厉山说”的理由最充分。再说,炎帝神农氏的遗迹,以长江支流的汉水中游最为多见,古随州的厉山最为集中。谷城县相传是因炎帝神农氏在那里尝五谷而得名的,神农架相传是因炎帝神农氏在那里采百草而得名的。至于随州的厉山,则有神农洞、神农宅、神农井、神农灶等遗迹^①。由此,说厉山是炎帝神农故里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广义的华阳也包括厉山。如此说来“华阳说”与“厉山说”并非根本对立。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上文讨论的“生地”,是早期生息与劳作之地的意思,并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出生地”。假定硬要根据传说来确切指出某个远古传说人物的出生之处,如同缘木求鱼。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皇甫谧《帝王世纪》为什么对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二说并存了。因为炎帝神农氏部落联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部落联盟,其活动不可能局限于一隅,而应当包括秦岭以南的整个汉水中游和上游及其更广大的地域,但早期神农氏部落的活动地域应在以厉山为中心的汉水中游,早期炎帝部落的活动地域可能在以华阳为中心的汉水上游;二者合一后,汉水中上游乃至更广阔的地区都成为炎帝神农部落联盟的活动地域,但综考诸种传

^① 湖北省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随州志·胜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